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
第一〇〇回 童郡王飾詞諫主 高太尉被困求援

卻說梁山兵馬敗回，行至汶河，忽聽得秦封山喊殺連天，宋江大驚失色，急差人往探。那知這枝人馬，與宋江毫無干害，乃是一帶疏林敗葉，與金風塵戰。宋江聽了，神志漸漸安定，卻滿面堆下慚愧，道：「我梁山兵馬無向不利，今日這場敗衄，乃至風聲鶴唳，盡作追兵，豈非貽笑天下。」眾人相勸，無非說些勝敗兵家常事等話而已。宋江泣下道：「悔不聽軍師之言，又傷了三位兄弟，折了無數人馬。」悲歎一回，忽恨道：「這番出師，不料此地兩受驚恐，我怎肯與蒙陰干休！我回寨將息數月，必來和他廝並。」吳用道：「兄長寬心，回寨再議。」群舟穩棹前行，露華高潔，月明如畫。宋江浩然又歎道：「不料這番徒傷人馬，清真山仍救不得。」吳用道：「這也是無可如何。」宋江道：「此刻雲天彪那廝，想已攻我清真山矣。」吳用道：「這怕未必，此時天彪那廝兵馬也乏了，即使此刻攻清真，清真山總支持得。」宋江道：「不知還有方法救得清真山。」吳用猛然心生一計，對宋江笑道：「兄長要救清真山，小弟卻有一法。」宋江驚喜，忙問何法。吳用道：「兄長方說要攻蒙陰，我想梁山離清真遠，蒙陰離清真近，若得了蒙陰，遣上將鎮守，以此策應清真，清真可保矣。」宋江大喜，道：「既然如此說，事不宜遲，我等就此住紮，著山寨裡調生力軍來攻這蒙陰。」這裡受傷頭領楊志、李逵、徐寧、史進、張魁，並受傷兵丁二千三百餘名，均著發回山寨將息，使教盧俊義派選上等頭領，星夜前來。宋江、吳用、呂方、郭盛、陳達、龔旺、張順、阮小七八位頭領，統領未受傷人馬二千八百名，就在漢河南岸安營下寨。吳用道：「且慢，此中還有一層斟酌。東京雖有信去，而高俅因兒子如此，報仇心切，必然阻擋不住。我們在蒙陰，他去擾曹州，怎好？」宋江只是點頭。吳用默想了一回，道：「有了，高俅之來，非為朝廷也，為兒子耳；非為梁山也，為林沖耳。我們只須調林兄弟回來攻蒙陰，高俅探知，必假救蒙陰以為名，來向林沖打話，曹州可以無害了。」宋江連聲稱妙。吳用又道：「此次調人馬，須在五萬以外，方可濟事。」宋江依了，便又差人去告知盧俊義。按下慢提。

且說高俅自從放了兒子出京，每日除早朝外，閒暇無事，無非與幾個門客，在書房賭博閒談消遣。一日，正與孫靜敘談，忽報到山東曹州府失陷，都監陣亡，知府不知去向。高俅大驚，忙問來人道：「衙內到底怎樣了？」來人道：「不曉得。」孫靜心中暗想道：「此人休矣。」卻勸高俅道：「太尉且是寬心，衙內是個文官，決不交鋒打仗，城破之後，或者相機脫身，也未可定。且消停數日，定有確信。」高俅心如懸旌，搖搖不定，因歎道：「咳，這畜生自己尋死！我一向教他不要出去做官，他偏早一句晚一句的在面前絮聒，定要出京去頑頑。後來曹州出缺，他便釘住了鬧個不休，說什麼金曹州、銀濟南，是個上上缺，必定要去。我一則被他煩不過，二則孩子們功名心重，也是少年上進之心，因而托了吏部，將銓選名次掉了個頭，讓他去了。那知弄出這樣事來，如今要想他生還，諒來不能得了。」說罷，淚隨聲落，眾人互相慰勸。

高俅飲不沾唇，日日愁歎。過了幾日，忽有兩個家人自曹州逃回。原來他二人被難之際，混在百姓中偷逃出城，在附近耽擱了幾天，探了些信息，身邊一無盤費，剝衣典當而回，特地來高府報信。高俅叫二人進來，便問道：「衙內怎樣了？」那二人中有一個年紀大點的，上前稟道：「衙內是盡忠的了。」高俅一聽，驀的立起來，阿呀一聲，仰面便倒。眾人嘩然聚集，扶起了高俅，足有半個時辰，方才甦醒。孫靜勸解了一回，高俅又開言道：「衙內怎樣死的？」那家人原知林沖烹食之事，但此時不便直說，因偽答道：「衙內被賊賺去，逼勒投降。衙內抵死不從，厲聲罵賊，自刎而亡。」高俅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只知道有君，不知有父了！」孫靜心中暗想道：「這個家人狠會說話，此人之死必不如斯。」便對高俅道：「衙內如此忠盡，雖死有光。恩相據實奏聞，此仇可報。」高俅道：「殺盡了梁山那班草寇，方泄吾恨。」

次日高俅具奏，並請即日發兵。天子覽奏大怒，道：「梁山泊如此猖獗！上年蔡京提兵征剿，適逢瘟疫流行，朕因體恤軍情，傳旨收兵而返。如今賊勢愈張，豈容再緩！」只見左班內閃出一個大臣，俯伏啟奏道：「微臣有愚昧之見，伏乞聖心鑒納。」天子看是童貫，便問道：「卿有何奏？」童貫道：「梁山罪大，王師進討，此固理之所至，法之所在也。以臣愚見，利在緩，不利在急。」天子道：「何故宜緩？」童貫道：「戰陣之事，貴有強兵，先貴有良將。我國雄兵百萬，原有疆場戮力之人。而能驅策其人者，臣目中不過一二。經略種師道，才壓千人；總管雲天彪，威揚四海；此二人中用其一，梁山若草芥矣。無如種師道現在征遼，不能兼顧；雲天彪馬陘鎮守，不可稍離。依臣愚見，或待種師道奏凱回京，或命雲天彪相機恢復，得此二人運籌帷幄，可以一鼓而滅梁山。此臣之所謂利在緩也。」天子沉吟半晌，又問：「何故不利在急？」童貫道：「梁山賊勢，猖獗異常，邇來攻取我兗州，盤踞我濮邑，奪我首郡，占我嘉祥；此非尋常小丑之所能為者，萬不可以輕視。況上將剿賊於梁山，而天加潦雨；太師統兵於曹縣，而天降瘟疫；未始非天心之諭我以弗急者。我若不相度其情形，觀察其行止，而以匹夫之勇，興重兵以入重地，臣恐不至於喪師不止也。此臣之所謂不利在急也。」天子聽罷，又復沉吟。這邊高俅忙奏道：「聖上休聽，童貫所言皆迂闊而遠於事情。我皇朝養士百年，訓練有素，謀臣如雨，猛將如雲。以此鏖除區區小寇，何向不濟？乃無故畏葸遷延，坐令滋蔓難圖，養成巨患，臣實不解。」天子道：「所奏皆是。總之盜至於此，萬無不征之理，高俅著加輔國大將軍，統兵二〇萬，征剿梁山。」高俅領旨，謝恩出去。

童貫退朝即到蔡京家來，對蔡京道：「所委之事，今日極力諫阻。怎奈高俅那廝，因兒子死了，大有以公報私之意，朝廷已准發兵，特來關照。」蔡京心中叫苦，即刻修書知照梁山，備述「力不從心，抱愧無涯，小女、狗婿蒙留貴寨，諸承照應，圖報有日」等語，即著戴宗帶轉。

且說當日高俅領旨回衙，便以孫靜為參謀，召令胡春、程子明二將。須臾召到，高俅將衙內情事說了，便道：「本帥奉旨征討梁山，願二位將軍協力相助。」二將聞衙內被殺，各各眼裡生煙，鼻端出火，厲聲道：「太尉放心，都在小將們身上，擒這梁山一班賊人，剖腹剜心，祭奠衙內。」高俅點頭稱好。

巴到欽定的八月〇二日，辭了丹墀，統領大軍出京。文有孫靜，武有上將胡春、程子明，一路上浩浩蕩蕩，居然天兵征討的模樣，與上年的蔡太師無二。行至寧陵，先差心腹赴曹州探聽，並密尋衙內的屍身。心腹人轉來，河邊迎著，進見高俅，竟一老一實把林沖烹食衙內的情形說了。高俅一聽，面色登時雪一般的白將起來，兩眼一瞪，鬍子一蹶，立時死去了。揪頭髮，掐人中，弄了兩個時辰，漸漸的活轉來，長歎一聲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高俅不殺林沖，死不瞑目！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那心腹人又把林沖現在攻取蒙陰的話說了，高俅便傳今大軍向蒙陰進發。孫靜忙阻道：「趁宋江全神貫注蒙陰，這曹州攻取最易，機會斷不可失。請太尉先攻曹州，無論曹州取得取不得，宋江必來反救。就是林沖有憾於太尉，聞太尉在此，他亦必前來。那時賊兵奔波遠來，我兵靜壁以待，勞逸迥殊，取勝易易耳。」高俅道：「林沖在蒙陰，我到曹州去做什麼？先生不要阻我，待我殺了林沖，再議軍務。」孫靜見高俅執意要往蒙陰，便道：「太尉既欲前往，那蒙陰去青州不遠，總管雲天彪韜略淵深，足可依仗。大尉可檄調他來助戰，庶望成功。」高俅道：「多大的梁山，我們現有二〇萬人馬，程胡二將勇冠三軍，那邊不過幾個賊人，何足懼哉！」遂不聽孫靜之言，發兵直趨蒙陰。孫靜退出歎道：「這番正中那吳用的計了！」

且說高俅兵馬未出京之先，宋江等兵馬在漢河南岸，早已收到戴宗帶轉的信，又會合林沖、魯達、武松、秦明、花榮五位頭領，並六萬人馬。宋江便與吳用商議進攻之策，吳用道：「先著秦明領一萬人馬，去繞雲山屯紮，與清真山聯合呼應，協力堵御雲天彪；次著花榮領一萬人馬，到門花林埋伏，如此如此，邀擊高俅。」分派畢，秦明、花榮各領令去了。吳用道：「據探子說，蒙陰縣內文武官吏盡屬凡庸，縣城可以不攻自破。惟有召家村好生利害，須林、魯、武三位兄弟，策三萬大眾，努力前攻，先吞滅了那廝，方可以對付高俅。」林沖、魯達、武松飛速往召家村去了。

原來召家村的主人便是那申勃兒所說的召忻。那召忻世代名家，弱冠時曾遇著山陰道上仙聖，說他日後必有一番功業，只不可

貪不知止。及長大來，為人情性純正而剛，交遊最廣，卻都是恭敬有節制的人。若和他親近得上，卻是歷久不渝。有一等人過於討厭了他，糾纏不清，惹動他的性兒，他便發作起來，打得你自不信自。任憑你一等一的好漢，只消四五個回合，終打翻了。若不如如此，怎對付得林、魯、武三位英雄？再說他的渾家梁氏，武藝比召忻更高。因其本姓是高，所以雙姓高梁氏。生得面色光白如鏡，人都叫他做「鏡面高梁」。平時最喜插帶花枝，又名「堆花」。性情清潔，膂力剛強。不用長槍大戟，佩帶六口飛刀，倘有強人糾纏，遇著召忻，不過跌幾個肋鬥，若遇著了高梁，竟有性命之憂。高梁身邊有四個丫頭，皆以花草為名：一名桂花，一名薄荷，一名佛手，一名玫瑰。四人也都有些武藝，只是性情柔軟，人物嫵娜，若遇力量平庸的人，他也盡殺得翻。所以召忻村中，無分內外，人人利害。那召忻在召家村團練鄉勇，日日操演，本是有意與梁山作對，遵王敵愾；以盡食毛踐土之誠。那日聞知申勃兒為宋江所殺，召忻便對高梁歎道：「申勃兒錯了。我等這般武藝，尚且經不得水門，申家兄弟如何想在水裡去取他。只貪圖沉船一著，取得他人數多，不想自己的力量減輕了。如今不必說了，只是梁山賊人必然前來生事，須預先準備方好。」高梁道：「何不請史谷恭先生進來商議？」召忻道：「有理。」便叫從人去外面書房請史谷恭先生。

原來史谷恭是召忻的書記，為人最有細心，深曉太乙壬遁，及游都穿地之術。當日聞召忻有請，即便進來。召忻便將備梁山之法請教，史谷恭道：「此事大須斟酌。」捻髭沉思一回道：「賢梁孟武藝超群，即力戰盡可取勝，所可慮者，梁山強兵數萬，壓境而來耳。愚有一策，可以必勝。召見可於本村四面，築起一千零八個大圓壇，令花貂、金莊二將把守，按就九宮方位，愚自有玄妙方法，管教他入得陣來，人人昏迷。」召忻、高梁皆喜，依計安排。

未及一月，忽報：「梁山大伙賊兵來也！」召忻便點齊鄉勇，四面把守，斷住水口。召忻、高梁一齊紮抹停當，等待開戰，又吩咐莊客：「預備麻繩千萬條，賊兵來一千捆一千，來一萬捆一萬，一個不許放走。」召忻道：「我等捆一賊，梁山少一賊也，諸君各宜努力。」莊客齊聲答應。只聽得村外人喊馬嘶，賊兵已到。召忻手提溜金鏡，渾身黃金鎖子甲，騎匹黃膘馬，當先迎敵。只見對面梁山陣裡跳出一個莽和尚，一條禪杖早已飛到面前。召忻急用鑣架住道：「來將通名！」魯達一禪杖飛下道：「叫你認識灑家。」召忻大怒，便颼颼的舞起那柄溜金鑣，渾身上下純是金光，托住那枝禪杖，大戰一百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，殺氣飛騰，天旋地轉。那邊召忻陣上，高梁看得分明，便一飛刀瞥到。魯達大吼一聲，輪起禪杖一格，禪杖環上飛刀正著，火光四迸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召忻早已一鑣卷到魯達脊下。魯達禪杖急格，將那鑣格開尺餘。不覺惱動了武松，輪起桿棒飛奔前來。一飛刀早到，武松急閃，那飛刀飛出武松背後三丈餘路，斜插在衰草地上。魯達拖了禪杖便走。只見武松桿棒，召忻金鑣，已攪做一團，但覺一片黃雲，繞住青龍盤舞。又戰了一百餘合，兩邊陣上都看呆了。林冲大怒，挺著蛇矛拍馬前來。只見武松巾上飛刀早著，武松急閃，忙退下來。林冲蛇矛刺入金光影裡，大呼酣戰。只見飛刀接連三口，從林冲頭上飛過，末後一口飛刀，直射到梁山陣裡，餘力不衰，牙旗邊一小將當心刺著。梁山陣上一齊大驚。魯達、武松大怒，一齊上前斷門。這邊高梁見了，輪起日月雙刀，渾身白銀細砌甲，拍動銀台白馬，一條雪光衝到。召忻勒馬回陣，這裡林、魯、武三人攢戰高梁。看官，高梁武藝雖然高強，怎當得三個英雄斷並？原因三人已被召忻溜乏，所以兩口明刀，盡可敵得三般兵器。那召忻在陣中略定喘息，重復出陣交鋒。

這場惡戰，直殺得天昏地暗，山嵌動搖，饒林、魯、武三人這般大力，也兀是有些頭暈眼花。召忻收兵，林冲吩咐眾人將召家村團團圍住，木不通風。只見史谷恭頭戴葛巾，身披八卦道袍，手執拂塵，立在壇上，指著賊兵笑道：「量爾等賊子，有多少本領，敢撞入我九宮法壇來！」魯達大怒道：「直娘賊，吃灑家三百禪杖！」武松攔住道：「師兄且休鹵莽，看這般鳥男女逃到那裡！」林冲道：「且待明日，眾兄弟再去斷並，除了他這兩個鳥男女再說。」當日收兵無話。

次日，召忻、高梁先來挑戰。三人一齊大怒，前去斷並，自辰牌門至午牌，不分勝負。連戰三日，召忻雖失些器械，林、魯、武三人也兀自倦乏。忽報吳軍師到來，三人出營迎接，同入中營坐地。吳用開言道：「召家村的事怎樣了？」林冲便將召忻的情形說了一遍，吳用繃眉道：「不料召忻竟有如此利害。眾兄弟休要斷殺了，養息幾日，好對付高俅。」三人依了，按兵數日。忽報花榮領人馬轉來，吳用大喜，傳進。只見花榮身帶重傷，吳用大驚，忙問緣由。花榮請罪道：「小弟奉軍師將令，前往門花林埋伏。那高俅果然中計，小弟令軍士放下礮木滾石，塞住兩邊谷口，亂箭齊下，高俅兵馬失去無數。不料兩山背後，忽抄出無數官兵。小弟忙約人馬退回，前面又有官兵攔住。當先一員將官，旗號上是東城兵馬司總管程，使一枝五指開鋒渾鐵槍。小弟自不小心，吃他刺中肩窩，人馬損折二千。只可惜高俅那斷，險被小弟擒住，吃他走脫了，特來請罪。」吳用聽了，又添得一重心事，忙請宋江來商議，先送花榮回山將息。少頃，宋江領呂方、郭盛、陳達、龔旺、張順、阮小七，一萬二千餘名人馬，來到召忻，與吳用互相議論。忽報高俅兵馬已離城不遠了。吳用忙教武松領一萬人馬留住召家村，「只宜堅守，但求當得住召忻兵馬便好。切不可廝殺，倘或失利，大為不便。」

宋江、吳用統領全軍去迎擊高俅，從縣城經過，只見城門緊閉。原來蒙陰知縣胡圖、防禦符立，聞得梁山人馬在村，唬得魂不附體，躲在城中抖作一堆，只求不來攻打而已。宋江等過了縣城，望見高俅兵馬，旌旗浩浩，殺氣騰騰。原來高俅在門花林敗仗後，尚有三十萬人馬，一心要尋林冲，仍向蒙陰進發。這邊林冲望見高俅旗號，怒從心起，勃不可遏，便對宋江道：「小弟願即刻前去取這老賊頭顱來！」宋江道：「林兄弟且耐。」只見吳用笑道：「林兄弟盡可去得。」便對林冲道：「賢弟去時，只消如此如此，管取高俅到手。」宋江大喜道：「軍師真料敵如神也。」林冲領令，提了丈八蛇矛，帶領五千人馬便行。吳用又叮囑道：「賢弟切須依著言語，萬不可因忿使性，不惟高俅捉不得，恐賢弟反有不利。」林冲點頭。這裡宋江、吳用約全軍退過縣城，安排下各路兵馬。

那林冲早已領兵殺到高俅營前。林冲挺著蛇矛，一馬當先，放開霹靂喉嚨，大叫：「高俅剝皮畜生！你林爺爺在此，快出來納命！」營門開處，高俅出馬，揚鞭指著林冲罵道：「你這賊配軍，犯了彌天大罪，本帥赦你不死，你倒……」林冲咬牙切齒大罵：「奸賊休走，我捉住你生嚼！」驟馬挺矛直撞高俅，高俅急逃入營。營邊閃出一員大將，喝道：「逆賊休亂闖，吾乃宣威將軍柏能聖是也。」舞雙刀飛馬迎戰，只三合，吃林冲一矛刺入脊縫，死於非命。林冲方拔得矛起，早有一將出馬大叫：「明威將軍畢定書在此。」輪開山斧來敵林冲，不上六七回合，早已中矛落馬。不覺惱動一位將官，輪著潑風大斲刀，躍馬來前，大喝：「林冲不得猖獗，你認得都虞候胡春麼！」林冲更不答話，舉矛直刺，胡春舉刀迎住。戰到五六合，林冲卻暗暗稱奇。那胡春不住手鬥到七餘合，不分勝敗，林冲只得回馬便走。高俅在營門上望見大喜，便叫道：「胡將軍努力，休放走這賊！」林冲大怒，重復撥馬轉來，恨不得直上營門，刺殺高俅，卻吃胡春擋住。又鬥三餘合，林冲奔回本陣。孫靜在旁看了，便教高俅再辱罵，果然惱得林冲又轉來廝殺。高俅便揮動大軍齊出，孫靜急阻不住。

林冲見高俅大軍潮湧般過來，只得率領本部飛逃。高俅那裡肯捨，死也要擒林冲，親督全軍盡力前追。孫靜大驚道：「『必死可擄』，此公是矣！」忙教一騎飛馬追上，止住高俅。高俅道：「怎的孫軍師不許我捉林冲？」來人道：「孫軍師言林冲必非真敗。」高俅恨道：「你多說，便誤我路程！」只見前面林冲兵馬，已抹過縣城去了。高俅直追上去，也過了縣城。前面林冲已去遠一段，高俅狠命相追。忽見左首林子內有旌旗閃動，高俅大驚道：「防有伏兵。」急差人去探，只見地上虛插旌旗，靜蕩蕩並無一人。高俅道：「眼見這廝們怕我窮追，卻故意詐裝伏兵阻我。」便傳令眾將努力前追。又追一段，林冲忽然勒馬回兵，挺矛大喝道：「高賊，你休道我真敗，你看後面伏兵已起了！」高俅忙教後面探看，毫無動靜。

高俅仗仗身邊有七萬人馬，毫不怯懼，令胡春一馬先出，催動軍馬，烏雲也是的蓋過去。林冲只得五千人，如何抵敵得過，紛紛敗走。忽見前面三處號炮飛起，三路兵馬齊出，乃是張順、呂方、陳達，一字兒扎住陣腳。陣前密麻也是佛狼機、子母炮，乒乒乓乓，往前亂打。胡春督令軍馬衝殺，幾次三番，上前不得。忽聞後面連珠炮響，報道：「有兩枝賊兵抄入。」高俅大驚，忙分後隊接應。這邊梁山郭盛由左路抄出，龔旺由右路抄出。合兵廝殺一陣，郭盛、龔旺分頭繞出兩傍，包退去了。高俅因走失林冲，又見有伏兵，忙令全軍連退。那張順、呂方、陳達緊緊連環追上，胡春急退不得，慌得高俅飛速領二萬人馬先走。走不數里，後

面一枝兵馬截住，將高俅與胡春的兵馬剪為兩段，前後不能照顧。高俅大驚，回頭看時，就是那林子內虛插旌旗之處，殺出無數人馬，當先一將是阮小七。高俅急忙飛逃，前面又是一枝伏兵殺出。高俅抬頭一看，更非別人，原來就是那個緊對冤家林教頭，領著八千生力軍，由別路抄轉來也。嚇得高俅幾乎落馬，幸虧身邊三個總管鄒有、子?、符?恭，死命敵住林冲。不防阮小七已領兵在後面掩來，急得高俅不知所為。見那張順、呂方、郭盛、陳達、龔旺殺敗了胡春，也同來助戰，把高俅圍在垓心。

眼見高俅一命難保，忽然梁山西北角人馬翻亂，一員大將帶領二萬兵馬，如生龍活虎般殺入重圍，正是東城兵馬司總管程子明。原來這日程子明醉臥後帳，高俅輕於視敵，不去調他上陣。孫靜聞知高俅失利，即催子明前去接應。子明睡夢中驚起，急忙提兵出營。只見胡春渾身血污，領著敗殘兵逃回，子明大怒，急催人馬前往。高俅見了救星，沒命的跟上來。程子明一枝五指開鋒渾鐵槍，攪開一條血術堂，奮勇殺出。高俅仗著那御賜烏雲豹，馳電般跟了程子明逃出重圍。呂方、龔旺都紛紛退下。林冲那裡肯捨，驅大隊掩殺。高俅沒命飛逃，正過縣城，忽見前面一個胖大和尚，帶領人馬邀住。那和尚手提禪杖，劈面打來，程子明急忙架住。嚇得高俅急忙跑過吊橋，叫開城門，躲入裡面去了。那程子明並二萬兵，也一同退入城中，拽起吊橋。林冲傳令，將蒙陰縣城團團圍住。裡面程子明督兵抵禦，且喜城上也有些灰瓶石子等物，擋了一陣。

那孫靜聞知這信，叫苦道：「怎麼被他們驅入城中了！且幸城外還有三萬兵馬，好作犄角，怎奈胡春受傷太重，斃殺不得。還有兩個總管，一名何有勇，一名石少謀，懦弱無剛，恐不濟事。」孫靜沉思一回道：「乾鳥麼！我替他剋心的籌劃，今日兀是頭暈咳血，他自己去尋死，干我甚事！」待欲脫身遠颺，忽想道：「且替他盡些人事，且叫這兩位總管聯名出信，去求雲天彪。我前日探得賊人已有重兵扼住繞雲山，雲天彪未必來得，來不來，且自由他。」遂寫起一封信，兩總管會名，求救於雲天彪，差心腹人飛速遞去。

不數日到了馬陘鎮，卻好雲天彪在署，公人將信遞進。雲天彪拆開細看，知是高俅被困，要請救兵，便叫雲龍過來說話。有分教：數行翰墨，崛起山裡英雄；幾陣軍兵，救出坑中宰相。不知雲天彪說甚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